

越南朱安（朱文貞公）之先賢祠祀碑銘研究

林珊奴

德霖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

中文摘要

源自中國文廟祭祀體系的越南先賢祠祀，在《漢喃銘文拓片總集》中有不少與其相關的碑銘拓片，包括碑題為先賢碑記、碑址為文廟、文祠、文址，甚至立於社廟、武址、社亭等碑址的拓片，從內容判斷，仍屬於先賢祠祀性質。這些先賢碑銘記錄了鄉里的先賢文士名單、祭田位置和規模、實施儀式和程序等內容，呈現出越南民間的祭祀現象，且為地方教化的象徵意義。而越南官方文廟祭祀的首位從祀先賢，即被尊稱為「越南儒宗」的朱安，謚號文貞公，屬於越南儒學的典範人物，其家鄉在今日的河內省常信府青池縣地區。檢索《漢喃銘文拓片總集》青池地區的拓片，可得與朱安有關的先賢祠祀碑銘，共計七方十面。藉由越南史志文獻，了解朱安的生平事蹟，建構十面碑銘的背景資料。這十面碑銘為朱安鄉里地位的表徵，也是越南民間對於科舉等級與文士身份的認定。而深入解析與朱安有關的先賢奉祀碑銘內容，足為越南地方文祠、文址祭祀風俗的探討依據，了解越南先賢奉祀文化的表現方式和發展情形，呈現中越文化傳承的關連與異同。

關鍵詞：文廟，先賢祠，鄉賢祠，朱文貞公，越南碑銘

A Research of Xian-xian Shrine and Epitaph of Zhu An (Zhu Wen-zhen Gong) in Vietnam

Lin, Shan Wen

Associate professor,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De 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Vietnamese Xian-xian shrines originated from sacrifice system of Chinese Confucian Temple. There are a lot of related epitaphs and rubbings in *Han Nan Epitaph Collections* with titles of Xian-xian epitaphs and address to Confucian Temples, civil literati shrines and temples, including some rubbings erected in civil temples and civil pavilions. These Xian-xian epitaphs and rubbings record name list of xian-xian and literati in the home village, the location of sacrifice field, and ceremonial procedure. It not only shows the civil sacrifice phenomenon in Vietnam, but also symbolizes the meaning of local education. Zhu An, also called Wen-zhen Gong, is addressed respectfully as Vietnamese Confucianist. He is a paragon person of Vietnamese Confucianism, and also the first xian-xian who has been worshiped in Vietnamese official Confucian Temple. His home town is in Qing-chi County, Chang-xin government, Hanoi.

After searching rubbings of Qing-chi local records in *Han Nan Epitaph Collections*, seven epitaphs in ten pieces of Xian-xian steles related to Chu An have been found. Thus, we can understand Chu An's lifetime and achievements to construct the background data of these epitaphs through the help of Vietnamese historical document. These epitaphs represent Chu An's social status, and the acceptanc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degrees and literati status by Vietnamese society. Therefore, analyzing the contents of Chu An's epitaphs in depth can understand the basis of sacrifice customs of Vietnamese civil literati shrines and temples; it helps to learn the presenting mode and the developing situation of xian-xian sacrifice culture in Vietnam, and to show the connection and contrast Chinese-Vietnamese heritage.

Keywords: Confucian Temple, Xian-xian shrine, Xiang-xian shrine, Zhu Wen-zhen Gong, Vietnamese epitaphs

壹、前言

越南首座文廟為 1070 年李聖宗於京城昇龍（今河內）建造，奉祀著孔子和周公，配享為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四位¹，以及從祀儒家的七十二賢。越南的屬明時期，黃福榜在明永樂十二年（1414 年）九月於交趾各府州縣設立文廟，按時祭祀。黎聖宗 1472 年進一步明定春秋二季祭孔，在京城和各地廣修文廟。於是文廟祭祀成為越南官方與民間的奉薦文化之一，具有中越漢風儒學的傳承意義。只是歷經殖民、戰爭洗禮下的越南，漢文化遺跡已漸消褪，研究越南國子監文廟的中國學者羅超，就曾指出越南「各地的文廟和文祠也都隨著時間的流逝，遭到不同程度的損壞，甚至被廢棄，現存的遺址已是屈指可數」²似乎越南現今存留的文廟、文祠、文址建築已不多見，故羅超以河內國子監文廟為主要研究對象，剖析越南文廟的歷史發展、建築佈局、祭祀制度、教育功能，以及社會影響。

現今越南保留的文廟建築與相關祭祀場所，雖已大不如前，但《漢喃銘文拓片總集》仍保存著與文廟有關的各式碑銘，如北寧省茶林社文址有「造立文廟碑」、「再造文廟碑」³，寧平省嘉慶縣善掉社文祠的「重修文廟碑記」⁴、「安康縣文廟碑記」⁵，興安省金洞縣青虬社祠宇的「快州文廟碑」⁶；或是碑址有「文廟」字樣的「北寧省文廟在福德山之上」⁷。根據羅超對於越南文廟、文祠、文址的解釋：

文廟是官設的孔廟，奉祀的是至聖先師孔子，必須是在縣治（即今縣級市—筆者注）以上的地方才可設立一座文廟，其有正殿九間，規模宏大，各種祭祀制度須遵循朝廷的嚴格規定。而文祠則是民間性質的祠堂，奉祀儒教中的文學之神文昌、文衡、大魁、朱子、孚佑五位帝君。文祠無大成殿，規模較小，且祭孔也比較自由。文址則是露天而無建築。⁸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碑題和碑址上標寫「文廟」的碑銘數量並不多，一方面顯現當年拓片搜集整理本傾向於民間鄉里，縣治等級的「文廟」祭祀本較少數；另一方面也代表儒學在越南地方的影響聲勢，確實衰退。雖然文廟方面的碑銘數量不多，但是有十面碑銘與越南第一位文廟從祀的先賢儒者有關，而這十面碑銘的拓片內容，足以作為越南地方上的文祠、文址祭祀風俗之探討依據。越南官方文廟祭祀的首位從祠先賢，就是被尊稱為「越南儒宗」的朱安。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中越鄉里奉祀之比較研究—以越南的「先賢碑」「後賢碑」銘文為主》(MOST 104-2410-H-237-001) 之部分研究成果。**

¹ 羅超，《越南國子監文廟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6 月。），頁 36，註 12，針對中國的「四配」之詞提出說明，指出中國遲至南宋咸淳三年（1267）始有四配之名。所以文中指出越南《大越史記全書》中所記述的用語，為吳士連後來補記。

² 羅超，《越南國子監文廟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6 月。），頁 1。

³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4 冊第 2 集，編號 3633、3635，頁 626、628。

⁴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5 冊第 2 集，編號 4697，頁 699。

⁵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5 冊第 2 集，編號 4673，頁 675。

⁶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4 冊第 2 集，編號 3567，頁 561。

⁷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5 冊第 2 集，編號 4932-4943，頁 928-939。

⁸ 羅超，《越南國子監文廟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6 月。），頁 16。

朱安為越南儒學的典範人物，從祀文廟的儒者，歷久不廢祭的也僅此一人。既為廟堂上的尊崇人物，與有榮焉的家鄉故里，對朱安有何奉祀安排？與朱安有關的先賢碑銘內容，即可作為越南先賢奉祀文化的解讀依據。《漢喃銘文拓片總集》碑址註明為文祠文址的數量相當多，碑題標示為先賢碑誌的也頗為可觀，這種源自中國奉祀文化的越南先賢祠祭，其奉祀現象和發展特色，在進行中越奉祀文化比較時，足為引據論析的例證。本文首先略述中越先賢祠祀的演變情形，再透過越南史志文獻資料，了解朱安的生平事蹟，以為這十面碑銘拓片的內容背景建構。接著進行與朱安有關的先賢奉祀碑銘之內容解析，作為朱安儒學地位之觀察，影響層面之反映，以及最主要的越南先賢奉祀文化之依據。最後比對中越兩國在先賢奉祀上的發展層面，探究文化傳承的關連性，以呈現儒學影響的內涵與意義。

貳、中越先賢祠祀之概述

文廟為祭祀孔子的廟宇，自魯哀公改孔子故宅為第一座孔廟，到明清時期改稱為文廟，此後多以文廟稱之。文廟除祭孔之外，從祀可分為「配享」、「配祀」、「從祀」三個位階。「配享」為復聖顏回、宗聖曾參、述聖子思、亞聖孟軻之四配；「配祀」為閔損、冉耕、宰予、端木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有若、朱熹之十二哲；「配祀」和「從祀」皆塑像，進入大成殿配祀孔子。「從祀」為「先賢」「先儒」，不塑像，僅書寫牌位擺放在東西兩廡內，先賢本僅孔子弟子們，先儒本為對儒學有重大貢獻者，但經歷代增添更換，先賢有宋代理學家，也有與孔子同時代的公孫僑、蘧瑗等人，故楊朝明即說「先賢以孔子弟子為主，還包括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邵雍五位元宋代理學家，他們名列先賢之位，與理學地位的提高密切相關。」⁹「先儒是指在歷史上對儒學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的學者。」⁹而先儒自唐開元二十七年開始，包括東周公羊高、穀梁赤，漢代毛亨、董仲舒等，到 1857 年已增至 79 人，至 1919 年又減為 77 人。所以房偉整理文廟祀典的從祀先儒名單列表時，即有「由於歷代不斷增加、更替先儒人選，相對其他幾個等級而言，先儒的變化比較大。」¹⁰據房偉整理文廟祀典的十二哲從祀文廟表格時，即可發現稱謂上有「先賢閔子」、「先賢冉子」、「先賢端木子」等先賢稱謂¹¹。故不論是「配祀」還是「從祀」，再加上先賢先儒的身份難以明確區別，足見日後文廟從祀由原本的先賢先儒二分，演變成使用「先賢」一詞，又再形成「鄉賢」、「名宦」之區別使用。後世也僅見「先賢祠」，而未見「先儒祠」之語的運用。文廟從祀的演變，具有政治勢力與思想學說的發展意義，清代學者錢大昕即有「孔廟從祀，非尋常事」¹²之評，不論是先賢、還是先儒，皆為正統儒學的中堅份子，具有相當重要的歷史分量。

唐太宗下詔州縣學皆建孔子廟時，亦將祭祀地方先賢列入祀典；天寶十三年（754 年）玄宗更下詔各地建先賢祠¹³，成為先賢附祭孔廟的廟學合一。張玉娟指出「先賢祠」稱謂在宋代最為普遍，「所反映的混合祭祀的方式在宋代也最為常見。」¹⁴「先賢祠是元代祭祀鄉賢的祠堂名稱之一，更重要的是傳達了鄉賢祭祀的地點設在學校裡面的訊息。」¹⁴原本奉祀於縣社的鄉賢祭：「鄉先生歿則祭於社，皆鄉賢也。」¹⁵所以中國在明代以前

⁹ 楊朝明，〈文廟祭祀及其教化功能〉（《儒學的理論與應用》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2013.10.28，中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協會、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辦，台灣大學中文系協辦。），頁 5。

¹⁰ 房偉，〈《文廟祀典及其社會功用—以從祀賢儒為中心的考察》〉（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中國儒學史，導師：孔祥林、楊朝明，2010.4.），頁 34。

¹¹ 房偉，〈《文廟祀典及其社會功用—以從祀賢儒為中心的考察》〉（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中國儒學史，導師：孔祥林、楊朝明，2010.4.），頁 43-44。

¹² 清·錢大昕，〈《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頁 322。

¹³ 王欽若，〈《冊府元龜》〉，卷八十六，〈赦宥〉五，中華書局，2003 年。

¹⁴ 張玉娟，〈《明清時期鄉賢祠研究—以河南鄉賢祠為中心》〉（河南大學，2009 年 5 月，中國古代史·明清史，碩士學位論文。），頁 5。

多稱先賢祠，如宋人馬光祖「建先賢祠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¹⁶元代戴表元：「惟茲學祀鄉之先賢舊矣，中更兵毀，宇舍不周，混處廟廡，祭薦差迭……。」¹⁷宋元先賢祠祀多設於學校，與學宮結合，如乾道五年（1169年）嚴州州學的先賢祠¹⁸。

明清開始則多名宦祠、鄉賢祠並稱，如張玉娟以明清時期的河南鄉賢祠進行學位論著時，在論述文句中多以名宦、鄉賢二詞語同稱並舉，或以鄉賢一詞兼及名宦的方式進行說明。鄉賢是居鄉有德的當地仕紳，名宦是居官有功的傑出官吏，必須具有為民表率、造福鄉里的德行政績，方能成為地方祠祀的對象。明洪武年間開始將鄉賢祠陸續遷入文廟，有些地方的學宮亦設於文廟旁，成為鄉賢祠「真教化之所關」功能的展現¹⁹，於是逐漸形成明清鄉賢祠多附於文廟內的祭祀形態。²⁰明太祖「又令天下學校各建先賢祠」²¹，詔令各級學校祭祀賢哲，奉祀孔子和前代名賢大儒。嘉靖弘治時「令郡縣各建鄉賢祠，以祀邑之先賢有行義者。」²²趙克生認為明代正德嘉靖以前鄉賢、名宦是「同堂合祀」的方式，正、嘉之後的地方廟學，二祠分祀，其規制分布方式亦隨之多樣化，或分立孔廟之二側，或在啟聖祠前，或在儒學之後、分為前名宦後鄉賢。²³魏峰針對宋「先賢祠」到明「鄉賢祠」歷程詳加分析說明，認為具有科舉制度在地方勢力變遷下的現象反映之意義。²⁴所以中國不論是先賢祠或為鄉賢祠，其學宮色彩的教育意義，以及地方奉祀的典範作用，同等重要。故為鄉里教化民眾、提倡儒學文風的重要場所。

至於越南先賢祠祀的用語慣例，觀察《漢喃銘文拓片總集》的碑題名稱，一律採「先賢」之語，未見「鄉賢」用法，此點與近來研究越南碑銘文化的時間差觀察，正相符合。越南傳承中國文化的表現上，向有時代落差的狀況，如耿慧玲在研究越南李朝（中國宋代時期）中官制度時，認為其運作情形與中國漢代較為雷同，在發展上與南漢更為相近。²⁵而筆者對於越南宦官生祠現象進行研究時，亦出現越南宦官生祠後碑的年代多屬中國清朝，但中國盛行興建生祠時代，則屬明朝。因此中越文化傳承影響上，具有非及時立即顯現的時代落差。²⁶這種文化影響的落差現象，既為中越地理位置的距離問題，又屬越南社會階級的現象反映。越南先賢祠祀的碑銘註記年代多屬清代，此時中國早已進入鄉賢名宦的並稱時期，已乏先賢用語，而越南卻保留著明以前的先賢

¹⁵ 明·蔣冕，《湘泉集》，卷二十一，《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44冊，頁227。

¹⁶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青溪先賢祠〉，頁268。

¹⁷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第1194冊，卷二十三，〈中丁遷鄉賢祠〉，頁296。

¹⁸ 方仁榮，《景定嚴州續志》，卷三，〈學校〉，《宋元方志叢刊本》，中華書局，1990年。

¹⁹ 明·丘俊，《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六，台灣：《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1229冊，頁248。

²⁰ 張玉娟，《明清時期鄉賢祠研究—以河南鄉賢祠為中心》（河南大學，2009年5月，中國古代史·明清史，碩士學位論文。），頁5。

²¹ 明·李之藻，《類宮禮樂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第651冊，卷九，〈名宦、鄉賢祠祭儀疏〉。

²² 明·嘉靖，《威縣志》，卷五，〈文事志〉。

²³ 趙克生，〈明代地方廟學中的鄉賢祠和名宦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年第1期，頁118-144。），頁119。

²⁴ 魏峰，〈從先賢祠到鄉賢祠〉，《浙江社會科學》，2008年第9期，頁92-91。

²⁵ 耿慧玲，〈越南李朝的中官研究〉，《2004年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斗六：雲林科技大學，2005年12月），頁352。

²⁶ 林珊姘，〈越南黎忠義「生祠」及「後神」碑銘研究〉（《東吳中文學報》，2013.11，第26期，頁121-160。），頁141。

之語，縱使實際觀察碑銘內容，也是鄉賢名宦分別祭祀的情形，但從碑銘文字刻意保留的先賢用語，可說是越南鄉里民俗所保留的對於漢文化之推崇態度，亦足為中越文化傳遞的時間差例證。梅園葭展在《安南風俗冊》有一段對於「文址文祠」的說明和評論，足以呈現越南地方的先賢奉祀風俗：

有屋謂之祠，有壇謂之址，或奉先聖師孔子，或奉邑中科宦先賢，為儒學傳教紀念，府縣總社皆有之。其規制多潦草，未有盛於廟寺者，祭以春秋二丁，工藝商賈諸會，亦以春秋祭其先師云。

按禮有先聖先師文祠之禮，自縣而社皆有祭，亦維持風俗之大端。惟舉國社會文祠未有大於佛寺者，亦一憾事。且聖賢之教無分流品，我國自黎朝專以科目為重，進士尤重焉。今之文祠，多從前俗，即如進士未補官或官在屬員，與一中科而督撫者，公門相遇，應所堂屬之禮；及在文祠，則進士位者督撫之上，亦有秀才以上，方預（豫）縣文祠，有官自至一二品而不由科目，及豪目總里職色，均不豫焉。其為區別不幾已甚乎。或云孔子教人讀書明理，未嘗教以應試登科，想亦不為無見。若社民文祠，惟斯文會預祭，老項民丁皆不得預，尤為陋習，所謂合敬同尊之義，果安在哉！²⁷

透過其評論文字，可窺見作者身為越南士人，表露出對於科舉取士制度的不平心態。他認為孔子儒學無分流品，重點是明理致用，但鄉里對於奉祀入先賢祠的標準，竟以應試登科與否為首重要件，故有極為不滿的批判。在公門相遇與方預縣文祠的對比式敘述文字中，則透露出越南特有的後賢祠祀之文化現象²⁸。其間表現著越南鄉里對於科舉及第士人們的尊重，若非透過科舉取得官位，縱使身居高位，也無法獲得奉祀文祠的殊榮。至於此段文字與先賢奉祀有關的問題探討、及解讀分析，將在十面碑銘內容分析時，進行更多的引用說明。

參、朱安（文貞公）其人其事

朱安，又稱朱文安，字靈徹²⁹，自號樵隱，賜謚文貞公，陳朝清潭光烈社文村人。清潭為今日的青池縣，為河內省的常信府轄區，故朱安為今日河內省常信府青池縣光烈社文村地方人士。陳明宗開泰年間（1324-1329）官拜國子監司業，授太子經。陳裕宗（1341-1369）繼位後，荒怠政事，朱安以著名的「七斬疏」上諫，未獲接納，遂掛冠歸里，東遊至海陽省南策府至靈縣愛傑社（傑特社）的鳳凰山隱居。後來陳裕宗曾遣內臣賜贈衣服，皆被朱安轉送他人，天下盛譽其高風亮節。等到陳藝宗（1370-1372）繼位，朱安雖欣喜地前往恭賀，卻也不願受封任官，上謁後旋即還鄉，同年（1370年）壽終。朱安去世後，陳藝宗命官諭祭，賜謚文貞公，并賜從祀文廟，越儒自此得以從祀文廟，此點即為筆者選定朱安作為先賢奉祀研究的主因。朱安既為從祀文廟之首位儒者，其事蹟多見存於越南史志文獻資料中，以此基礎研究鄉里先賢碑銘，必能獲得完整的人物背景資料，方能進行最佳的碑銘背景解讀，以為碑銘研究的內涵利基。以下先針對史書中的朱安記載進行說明，繼以筆記文獻的紀錄參看，作為朱安其人其事的形象勾勒。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和《大越史記全書》越南兩部史書皆對朱安有所記載。《欽定越史通鑑綱目》陳藝宗紹慶元年有「國子監司業致仕朱安卒」條，下有「及裕宗崩，國統將絕，聞帝立大喜，杖策上謁，乞還尋卒于

²⁷ 越·梅園葭展，《安南風俗冊》（越南維新戊申二年（1908），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VHv.2665），頁9-10。

²⁸ 拙著，〈越南黎忠義「生祠」及「後神」碑銘研究〉（《東吳中文學報》，2013.11，第26期，頁121-160。），頁121有介紹。〈探究越南女子的「生祠後碑」——以鄭氏玉杠及阮氏好銘文為例〉（《嘉義大學通識學報》，2012.11，第10期，頁129-158），頁130亦有說明，本文不再贅述。

²⁹ 越·范廷琥、阮案，許端容校點，《桑滄偶錄》下冊（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7，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189：「陳朝朱文貞公文安，字靈徹，號樵隱先生，清池光烈人也。舉進士官國子監司業。」

家。帝命官諭祭，賜謚文貞公，從祀文廟，「註：朱安清潭光烈人，至靈山，註見陳仁宗重興三年。」等內文³⁰。《大越史記全書》則有「國子監司業朱安卒，贈文貞公，賜從祀文廟。安，清潭人……。未幾壽終于家，命官諭祭，贈謚，尋有從祀之命。」³¹從祀文廟的殊榮，在中國為士人隆顯地位之象徵，這種對於儒者身份的推崇方式，在越南亦採相同手法。越南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亦極為尊孔崇儒，不僅政治上的任官以科舉取士為主，文廟祭祀亦成國家重典。朱安因其深厚精醇的儒學素養，廉直剛正、不畏權勢的政壇作風，讓他生前死後的名聲和地位皆相當尊崇，既從祀文廟，又有「越甸儒宗」³²之美譽。根據黎朝紹治五年（1845）時葉春暄的說辭，從陳朝到黎朝期間，僅朱安一人有不絕於祭的從祀文廟地位，³³足見朱安曠世絕古的歷史定位。

越南《雨中隨筆》、《敏中說類》、《桑滄偶錄》、《南翁夢錄》、《人物志》等諸書，皆對朱安事蹟有著或少或多、或異或同的文字記載。其中《人物志》整理記存的朱安相關文獻最為豐富，共有六位撰述者之九篇記述。藉由撰述者的地緣關係、背景資料，足以了解當代士宦之間的互動來往，地方文風之影響層面。故按照完成時間、撰述人物，重新排列，選取與本文相關的文字內容，整理於附錄，藉為朱安事蹟的主要參考內容。以下再據此附錄的內容整理，進行介紹說明。

《人物志》有阮保在紹治元年（1841）書寫的〈陳司業朱文貞先生行狀〉、〈朱文貞先行狀說〉和〈鳳凰山祠志略引〉，葉春暄在紹治五年（1845）撰述的〈樵隱先生錄序〉。另外，還有未標註刻寫時間的裴存庵〈龔黃祠石香臺刻文〉和〈文典鄉祠碑記〉，黎惟亶的〈山麓碑恭刻「朱文貞先生隱居處」八大字〉，阮審的〈龔黃社祠碑記〉和吳世榮〈鳳凰山祠碑記〉。

觀察其間文字，後四位應該是同時期的人物，黎惟亶和阮審都是乙未科（1775）同進士出身，黎惟亶在黎景興甲辰年（1784）時，接受當時宰相黎存庵的請託，前往鳳凰山尋找朱安當年的隱居處，進而豎石刻「朱文貞先生隱居處」八大字，並刻寫一篇碑銘文字。黎存庵即裴輝璧，又有稱單名裴璧，也出現裴璧希章甫之稱，《桑滄偶錄》有〈裴公輝璧〉條目記載，為景興年間的一位愛國忠臣³⁴而裴存庵應該是後來又在龔黃社和文典鄉兩地豎石，撰寫〈龔黃祠石香臺刻文〉和〈文典鄉祠碑記〉兩方碑刻，記錄朱安事蹟，說明地方奉祀先賢的用意：推崇儒風，鼓勵士人勤奮向學。文中提及文典鄉的鄉紳們希望能行學宮文廟之籩豆事，而學宮文廟在陳以前僅見於都城。到了黎朝時，路府地方已各有學宮，其禮儀為地方所熟知。但是文廟祭孔在當時仍限於京城，地方鄉社僅能奉祀鄉賢，從此段文字足以了解當世學官設立和祭祀禮儀的實行情形。而朱安雖非地方鄉紳，基於「古者國若無先師，則祭鄰國之先師」明朝已發展的祀先賢原則，此社之所以祭祀朱先生，即「朱先生為越甸儒尊，而吾清池之先輩也。」藉由「賢祠之祭」以為地方儒學的振興。

³⁰ 越·《欽定越史通鑑綱目》（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http://lib.nomfoundation.org/>，NLVNPF-0174-07 R. 512）卷十，陳藝宗紹慶元年，頁二十八，正編。

³¹ 陳荊和，《大越史記全書》（《東洋學文獻ヤンター叢刊》第42輯，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ヤンター刊行委員會，昭和59年3月30日），頁440。

³²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153-155。

³³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152-153。

³⁴ 越·范廷琥、阮案，許端容校點，《桑滄偶錄》下冊（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7，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214-215。

阮審的〈龔黃社祠碑記〉雖未書寫年代，基於其與黎惟亶的關係，應為同期之作。龔黃社與朱安家鄉文村相鄰，朱安曾在龔黃社的潭邊築書室講學，故日後在其書室舊址，建祠奉祀，義典社、文典鄉亦建祠專祀朱安。而朱安隱居的鳳凰山，雖然裴存庵、黎惟亶曾豎石碑刻紀念朱安，但尚未祠祀，直到阮保在明命二十一年（1840）庚子冬，見八字石刻和碑銘題詞，因而建祠祀祭。故吳世榮〈鳳凰山祠碑記〉雖亦未有年代書寫，但內文提及阮保經六個月完成朱文貞祠行狀等文書，當為 1841 年後之作。綜合上述可知青池縣分別於龔黃社、義典社、鳳凰山三處，設立了三座朱安專祠，屬於鄉社的先賢祠。《人物志》還有〈朱文貞先生詩集〉記存朱安的一首古體詩、十首近體詩（七律五首，七絕四首，五絕一首。）、以及附錄的三首詩讚。

至於《雨中隨筆》等諸書中，在朱安事蹟記載上亦有與《人物志》相對應的內容，例如《雨中隨筆》〈朱安講學遺址〉提到「青池縣龔黃社」是朱安的講學處，故縣人以此遺址「立祠祀之。」³⁵正與《人物志》阮審〈龔黃社祠碑記〉所說的「此其別祠焉，俗傳昔公講壇之所。」對應。《敏中說類》〈鳳凰山〉有「鳳凰山在至靈縣，傑特社，陳文公隱居。……陳朝大儒朱安文貞公棄官歸隱處。……山有朱文貞公石碑，黎行參從存庵裴壁立。」³⁶與《人物志》黎惟亶〈山麓碑恭刻「朱文貞先生隱居處」八大字〉和吳世榮〈鳳凰山祠碑記〉的內容互相應和。

這些越南筆記文集中，尚有一些特別的記載，包括《桑滄偶錄》〈朱文貞公〉提及「陳朝朱文貞公文安，字靈徹。」³⁷的靈徹之字，未見於其它史料文獻中。《南翁夢錄》〈文貞鯁直〉對於朱安的出身地稱之為「交趾上福人也。」上福地名也是僅見於此書；還有一般史書文獻皆記載的「國子司業，授世子經。」又加上「尋遷太學祭酒。」經歷，並且有一段文字，生動描繪出朱安授業時的行貌：「昔安弟子為執政者，時來問候，拜床下，得與談話片言而去者，甚以為喜。有不善者，切責唾罵，甚至呵叱不納。」³⁸相當細膩詳實的形象敘述，足見筆記的多元記存特色。

肆、與朱安有關的碑銘內容之整理分析

朱安被尊稱為朱文貞公，為陳、黎朝時期的清潭人士，而清潭地名在阮朝時已改為青池縣，屬於今日的河內省、常信府。檢閱《漢喃銘文拓片總集》青池地區的拓片，可得與朱安有關的先賢祠祀碑銘，共計七方十面。以下依照碑銘的年代、位置、性質加以整理，可歸納成三組進行說明。第一組是 1864 年四岐社寺左宇文址碑第一號的「文址碑記」，和 1907 年四岐社寺左宇重修第二碑的「重修碑記」，共計兩面。第二組是 1865 年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一碑，前面的「先賢碑誌」、右面的「皇朝乙（癸）丑」；文祠前第三碑的「中科碑誌」，第四碑的「小科碑誌」，共計四面。第三組是 1873 年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二碑，前面的「先賢碑記」、後面的「百福增隆」、左面的無題碑；清烈社文址碑第一號的無題碑，共計有四面。以下先將這十面碑銘的頁次、編號、碑題、碑址、碑次、碑銘時間，按照時間順序表列之，再對這三組碑銘進行說明分析。

³⁵ 越·范廷琥，臨江校點，《雨中隨筆》（陳慶浩、鄭阿財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筆記傳奇小說類 5，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 11 月），頁 175。

³⁶ 越·高伯適，黃文樓校點，《敏中說類》（陳慶浩、鄭阿財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筆記傳奇小說類 5，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 年 11 月），頁 196。

³⁷ 越·范廷琥、阮案，許端容校點，《桑滄偶錄》下冊（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 7，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4 月），頁 189。

³⁸ 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4 月），頁 151-166。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第一冊第二集³⁹

碑次	頁次	編號	碑題	碑址、碑次	碑銘時間
1	715	712	文址碑記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四岐社寺左宇文址碑第一號	皇朝嗣德萬萬年之拾柒（1864）季春吉日
2	859	856	先賢碑誌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一碑前面	皇朝景興拾捌年（實為嗣德 18 年，1865）歲次乙丑拾壹月拾五日
3	860	857	皇朝乙丑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一碑之右面	
4	865	862	中科碑誌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三碑	皇朝景興拾捌年（實為嗣德 18 年，1865）歲次乙丑仲冬穀日
5	864	861	小科碑誌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四碑	皇朝景興拾捌年（實為嗣德 18 年，1865）歲次乙丑仲冬穀日
6	861	858	先賢碑記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二碑之前面	無
7	862	859	百福增隆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二碑之後面	皇朝景興貳拾陸年（實為嗣德 26 年，1873）歲在以（癸）酉仲夏穀日
8	863	860	無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二碑之左面	無
9	705	702	無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文祉碑第一號	嗣德二十六年（1873）歲在癸酉仲春吉日
10	716	713	重修碑記	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四岐社寺左宇重修第二碑	皇朝成泰拾玖年（1907）捌月初吉日

一、1864 年的「文址碑記」和 1907 年的「重修碑記」，共計二面。

1. 「文址碑記」：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四岐社寺左宇文址碑第一號⁴⁰

常信府青池縣弘烈社四岐村文址碑

古者鄉先生没，則祭於瞽宗，此鄉祭之義也。本國鄉村設為文址，以祀其鄉之科榜諸公，我邑故址以祀鄉之科甲先公，中間廢圯，茲者本村文會各出私貲，改卜於本廟之前，右而肇建之。因念本國理學，惟樵隱朱先生為之唱。公，古清潭人也，累朝褒封 文貞公，從祀 文廟，道德典型，百世瞻仰，捨是何所取法。迺為壇墳三，正中奉祀 朱公，其左壇則配以科甲先正公，右壇則配以德行文學諸先正公。素所歆仰者，庶幾後學聞風興起，蔚為詩書禮義之鄉，不其韙歟！是為記。

皇朝嗣德萬萬年之拾柒（1864）季春吉日 立

原快州同知府舉人范廷瓊肅撰
盛烈秀才鄧克讓拜書
文會全恭拜 建立

³⁹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2 集。

⁴⁰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2 集，編號 712，頁 715。

10. 「重修碑記」：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四岐社寺左宇重修第二碑⁴¹

聞之千載津梁之學，藉於先賢；一鄉道脈之傳，繫乎文址。我邑賢祠正壇奉祀

朱先生，左右壇配祀鄉前科宦。嗣德年間立壇于印呈，壬午年（1882）繼孩子拜聖成奉，庚子年（1900）擇得寺地，然而聖約未合，歲壬寅（1902）修龍龕祀器，各甲奉對聯；丁未年（1907）改立坐，己向辛，癸卯酉，其地難得，勒石以銘。今日落成矣，而無言以誌之，何以表敬意，勸後學者乎，故會中因修理銘于石，以壽其傳焉耳。 贊曰：天啟堂壇，賢祠新敞。秀地靈鍾，濡之氣旺。左右無極，星峰拱向。一鑑澄開，文瀾蕩漾。俎豆馨香，春秋右享。於萬斯年，斯文克餉。

一文會同奠 九品百戶馮廷光、阮名、阮膠、馮侶、馮延、馮呂、阮塘、杜雄、黎鑒、阮福、阮宏、阮高、阮珠、陳語、阮康、阮轟、杜敦、馮發、裴諫、阮增、阮院、裴定、阮節、杜揆、馮佑、馮堅、阮悌、馮質、阮巽、阮球、阮榮、阮為、阮在、馮紹、阮面、馮面、杜斟、杜批、馮奉、裴臨、阮殉、阮董

一修理：庚子年（1900）共錢壹千柒百貫零，丁未年（1907）共錢陸百貫零

一供錢：耆老會供壹百貫，全民供壹百貫，馮馥供五貫，馮蓮供陸貫，氏男供五貫

皇朝成泰拾玖年（1907）捌月初吉日青池縣四岐村斯文會立碑

舊本盛烈阮械友茂柞恭撰

敦書武柞潤書

這兩面拓片皆出自青池縣弘烈社四岐村，根據《安南風俗冊》對於「文址文祠」的說明：「有屋謂之祠，有壇謂之址，或奉先聖師孔子，或奉邑中科宦先賢，為儒學傳教紀念，府縣總社皆有之。」⁴²羅超也對越南地方的文祠、文址提出解釋：「而文祠則是民間性質的祠堂，奉祀儒教中的文學之神文昌、文衡、大魁、朱子、孚佑五位帝君。文祠無大成殿，規模較小，且祭孔也比較自由。文址則是露天而無建築。」⁴³所以有屋宇的稱文祠，僅有祭壇的為文址。四岐村原本就有文址，祭祀地方上及第的科榜士人，但到了黎朝嗣德年間已然傾倒廢棄，因此村中的文會成員們出資，在 1864 年重建四岐社文址，設立三座祭壇，以朱安作為主神，奉祀在中間祭壇；左邊奉祀地方上科甲及第的士人們，右邊奉祀當地以德行文學著名的文士。至於左右奉祀的士人名字，並未見於這兩面碑銘上，或為背面所刻，但未見存於《漢喃銘文拓片總集》中，未知有多少人物被刻寫其上。而按照慣例應有地方人士的奉獻金額及名單詳列，檢閱編號的前後拓片皆未能得見，查索同社村碑址也未能尋獲，因為「文址碑記」有「文址碑第一號」字樣，推測可能未予以拓印保留，或是總集中未收錄，有待日後進行查證。

這座 1864 年重建的文址祭壇，在 1882 年嗣德年間決定遷移，於 1900 年確定遷移到社寺的左邊，1902 年開始修建龍龕祀器等，在 1907 年完成時勒石銘刻，以為落成誌事。所以往前推測同處的「文址碑記」，應該是後來移到此座社寺的另一方早年之碑銘，在重修文址時一併移來四岐社的社寺。兩面拓片的字型不同，1864 年較 1907 年清晰，1907 年碑銘多處模糊難辨，幸其內容有三分之一為文會名單，不至於影響先賢奉祀內容的判讀。其它四岐社寺的碑銘性質，多屬後佛祭祀性質的碑銘，僅這兩面先賢碑銘為特例。足見儒學文風在近代越南確已沒落，也正如《安南風俗冊》所說的「惟舉國社會文祠未有大於佛寺者，亦一憾事者」⁴⁴而中國的先

⁴¹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2 集，編號 713，頁 716。

⁴² 越·梅園葭展，《安南風俗冊》（越南維新戊申二年（1908），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VHv.2665），頁 9-10。

⁴³ 羅超，《越南國子監文廟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6 月。），頁 16。

⁴⁴ 越·梅園葭展，《安南風俗冊》（越南維新戊申二年（1908），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VHv.2665），頁 9-10。

賢祠在宋元明多與官學結合，越南鄉里雖欲藉文祠文址以振學風，但先賢碑遷至佛寺，碑銘內容亦未見到與學校教育機制有關的記載，足見越南佛教的地位與聲勢仍高過儒學，隨著越南文化發展的變遷，儒學影響大不如前，也僅能附屬於村社中的寺院一隅，作為地方教化的象徵罷了。「重修碑記」文後詳列出修理和供奉的金額，以為鄉社合力協辦、共襄盛舉的明證，此屬越南碑銘上常見的當地鄉紳文士之名單書寫，或詳列奉獻金額的人員名單和金額，作為明訂奉祀事的職責和等級，當然也一種貢獻之回饋註記。

二、1865 年的「先賢碑誌」、「皇朝乙丑」、「中科碑誌」、「小科碑誌」，共計四面。

2. 「先賢碑誌」：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一碑前面⁴⁵

常信府清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全社斯文等，為修□祠址奉祀

先賢□□姓號事跡具鐫于左

第一位

陳朝國子監司業追贈文貞公，從祀文廟，朱夫子號樵隱，姓朱諱安，賜謚康節先生，欽奉皇朝加贈景行，芳名懿矩，清規卓偉，上等神□。

第二位

辛亥科御式中選翰林院直學士左刑院大夫朱先生

甲寅進士□□□□□□

社邑何□□□□□□

第三位

甲辰科進士中書監典書朱先生廷寶朱文□世祿

四世孫

第四位

己丑科進士右司講署興化處留守贈兵部尚書□郡公褒封大王賜謚毓達李先生□□□□□□□□

□□□□

黎景興拾捌年歲次乙丑（1865）拾壹月拾五日

3. 「皇朝乙丑」：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一碑之右面⁴⁶

樵隱朱先生，清烈邑產也。陳朝以道學徵拜國子監司業，卒謚文貞公。先生諱祚，譜錄樵隱，乃其別號，夷孜出處大節，其處己成人，立朝抗疏，德業表漾，具載於方冊，不待贊也。歷代迄該從祀

先聖廟，蓋自有我越以來，學行儒師在聖賢案籍者，先生一人而已。青池之覺宮堂宇，在其縣祠也，鄉祠舊立于圓潭處之原地狹。嗣德甲子，邑秀才武輝耀公諸一鄉，擇其爽塏，別建而新之。正中參間，一座覆以瓦，左右環以兩廡，奉祀先生，左配朱進士讚，先生四世孫也；右配黎舍季陳進士□□，附邑籍也。其事雖故，而禮則創。祠成，以告示某，并徵之言其思。夫先生理學為我越儒尊，褒崇祀典，顯于國學，播于州庠，吾總清烈，固非得而私之，然而聖人之祀始於鄉闕里志是也。宋大儒朱考亭祠于里，建安家廟是也。

⁴⁵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年），第1冊第2集，編號856，頁859。

⁴⁶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年），第1冊第2集，編號857，頁860。

清烈今有是祠，庶幾哉尊其道者，師其人；敬其賢者，表其邑。其於崇德，勸類風聲之樹立，存古意也。謹拜手而為之記。

賜己酉（1849）科進士宣光省按察使詢鴻臚寺卿□□

4. 「中科碑誌」：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三碑⁴⁷

常信府清池縣清烈總清烈社舊光烈，全社斯文會，為修作祠址參間，奉祀先賢，環以兩廡，左配以歷科舉人，中格其姓號事跡，具鐫于左

黎朝訓導富平府歷陞嘉福縣知縣阮貴公，字福海，謚質值清齋先生 之寄忌中村斯文會遞年四月初九日

黎朝侍內文職二跡將侍郎□鄰府儒學訓導阮貴公，字奮翼，謚□正先生□□□□□□□□□□□□

辛卯科舉人三農縣知縣文林郎字朋伯，號清勤，謚哀肅阮先生

皇朝 拾捌年歲次乙丑（1865）仲冬穀日

5. 「小科碑誌」：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四碑⁴⁸

常信府清池縣清烈總清烈社舊光烈，全社斯文會，為修作祠址參間，奉祀先賢，環以兩廡，右配以歷科秀才，其姓號具鐫于左

明命辛卯科秀才姓阮，諱錦，號良能

治丙午嗣德戊申（1848）恩科秀才姓阮，諱登，字善如，號雙靖

皇朝 拾捌年歲次乙丑（1865）仲冬穀旦

這組碑銘位於光烈社，雖非朱安出生的文村，根據編號 860 碑銘⁴⁹的內容說明，可知文村設有朱安祠宇，屬於官方的祭祀場所，與中村文祠的地方私祀並不相同。但檢索《漢喃銘文拓片總集》暫時未能查見與文村有關的碑銘，如此一來，此組與前一組的相較參看，以為標示文祠和文址的差異，別具意義而珍貴。

文祠為清烈社的斯文會全體成員，共同負責修繕文祠的工作和奉祀事宜。共選出四位先賢人物，朱安為第一位，其餘三位皆為本鄉進士及第的士宦。⁵⁰從文祠的奉祀者為進士身份，而文址的奉祀者僅為具科甲及第和德行文學盛名的士人身份，可印證文祠和文址的等級確實不同。相較於文址未見奉祀人名書寫於正面，文祠的「先賢碑誌」於正面列出四位先賢職官名號和名諱，顯見其尊隆地位。另外兩碑，一為列出歷職外地知縣的三位本地士人之「中科碑誌」、一為兩位當地的秀才之「小科碑誌」，分列兩碑足見此社對於科舉仕宦的等級認定，以及縱使未能仕宦為官，考取秀才的士人亦能獲得鄉里的尊崇重視。至於碑文內容指出一為文祠先賢中的左配，一屬文祠先賢的右配，正與上組「文址碑記」所指出的左右奉祀身份相符。

⁴⁷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年），第1冊第2集，編號862，頁865。

⁴⁸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年），第1冊第2集，編號861，頁864。

⁴⁹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年），第1冊第2集，編號860，頁863。

⁵⁰ 碑銘題寫年號雖為「皇黎景興」，實為「阮朝嗣德」，此種情形十分常見，基於對黎顯宗的緬懷，後世碑銘不時以景興為年號，此點造成判讀碑銘年代不小的困擾，必須依賴其它前後碑銘之佐證，再加上碑銘本文的內容判斷，方能得知其真正年代。如乂安省、英山府、純忠總、長美社的橫山村文址之「士會全碑記」和重光村墳墓碑之「果山祠碑記」，都是景興實為嗣德之例：「景興拾陸年（1863）季春月穀日」「黎朝景興三十三年庚辰（1880）十一月戊子冬至日甲申」⁵⁰所以從碑銘記載人物的所屬時代，再配合干支紀年，無疑是較為可靠的時間依據。

越南文祠的左右奉祀安排，悉依中國明代鄉賢名宦的祠祭制度，趙克生指出「明初天下學校建先賢祠，左祀賢牧，右祀鄉賢，春秋仲月附祭孔廟後。」又對明代的「同堂合祀」解釋為：「一祠劃分為左右二室，左祀名宦，右祀鄉賢，名宦、鄉賢各以時代先後序列。」⁵¹但「同堂合祀」在中國明代的正德嘉靖之後，已經以「二祠分祀」作為地方廟學的奉祀主流，成為前名宦、後鄉賢的發展趨勢。如此可見越南奉祀習俗源於中國文化中的特色，既有一慣的文化傳承時間差，又為發展成其在地獨特的民族特色，這兩點可於研究越南碑銘文字的過程中，不時可以查覺和印證。

再者「中科碑誌」阮福海的名諱後，有一段「寄忌中村斯文會遞年四月初九日」文字十分特別。「寄忌」即為越南地方特有的立後風俗，梅園段展《安南風俗冊》有「本甲本村本社認辨立碑為記，有寄忌於伏寺，忌日由僧尼辨禮，供於寺前曰后伏」之「忌后」條目介紹⁵²雖然其列舉立後類別中，未見「後賢」，但據阮文原對於「立後」的解說，則可見到斯文文廟文址的「後賢」類型⁵³。本文進行先賢碑銘查索時，確實見到不少的後賢碑銘，例如海陽省高舍社村字的「后賢碑記」，興安省群玉社亭的「后賢碑記」，興安省沃饒社亭的「後賢碑記」等，可見越南將中國先賢奉祀與越南立後文化結合，形成其特有的後賢奉祀。所以阮福海既為當地先賢祠祀對象，其在世時應已為地方後賢奉祀對象，故其寄忌事在「中科碑誌」一併列出。唯立後與後賢之相關奉祀現象及探討，涉及相當複雜的問題，日後將另撰專文加以研究說明。

三、1873 年的「先賢碑記」、「百福增隆」、文祠前第二碑左面的無題碑、清烈社文址碑第一號的無題碑，共計四面。

6. 「先賢碑記」：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二碑之前面⁵⁴

常信府清池縣光烈社甲中村斯文會，為修作祠宇，奉祀

先賢，進述姓號，事跡具鑄于左

第一位

陳朝進士國子監司業賜謚文貞公從祀文廟朱相公

第二位

甲辰科第三（二）甲同進士出身朱公

7. 「百福增隆」：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二碑之後面⁵⁵

皇朝景興貳拾陸年歲在乙酉（癸酉）仲夏穀日立

8. 無題：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中村文祠前第二碑之左面⁵⁶

朱相公字文安，本社文村人，陳朝擢進士第，歷仕四世。時或家居，授徒開卷，就徵為國子監司業。迨

⁵¹ 趙克生，〈明代地方廟學中的鄉賢祠和名宦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5 年第 1 期，頁 118-144。），頁 118、119。

⁵² 越·梅園段展，《安南風俗冊》，越南維新戊申二年（1908），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VHv. 2665。

⁵³ 越·阮文原，〈越南銘文及鄉村碑文簡介〉（《成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2007 年 7 月，頁 197-206。）

⁵⁴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2 集，編號 858，頁 861。

⁵⁵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2 集，編號 859，頁 862。

⁵⁶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2 集，編號 860，頁 863。

紹豐間，上疏乞斬佞臣七人，陳主不悟，即日掛冠辭歸至靈白，累朝榮加登秩，至今為福神。其○祠宇夾在文村，乃縣國享祀之所，斯其本社私祀焉。

朱公乃○朱相公之曾孫，字廷寶，本朝洪德十五年甲辰擢第二（三）甲同進士出身，本社從來奉祀，敬列第二位焉。

9.無題：河東省青池縣清烈總清烈社文祉碑第一號⁵⁷

吾郡昇隆地脈，滾二氣而下，環蘇江一條，倒而直上，至吾總弘烈之法雲村土阜而止，蓮塘之水臨其前，盛烈之潭滄其後，吾清烈總文祠址在焉。總舊號光烈，改清烈。從嗣德年間始，自有吾總以來，歷數百餘年，總祠之有無，欲問其事，而故老皆無仕者。歲辛未，總紳豪擬為總祭，既而相與謀曰：禮邑無先賢，則祀隣邑之先賢。吾總儒尊理學，文貞朱夫子開之，儒科名宦諸望，後賢嗣之，山斗之望表，表表在人耳，而目之者皆得追思而祀之，而死生於其地者乎，乃各自捐貲，營為總祠。其壇則因法雲之舊土，新之以磚花表磚牆，皆其始創。厥位面乾中一位祀 文貞朱夫子，左右二位合祀總之先賢。歲春秋中丁後一日總祭，下丁法雲村鄉祭，此由伊村以上讓為總祠，遂為總社合祀之所。起嗣德壬申季冬，逾旬工竣，不勞費而集，眾心同也，蓋得之風聲氣習之舊，其士夫知以道義相尚，其豪右能以禮讓相推，於群居總聚之中，有聯絡比親之義，致之有道，積之有漸，然後禮樂行焉。此可以觀文運之興，而知民風之美也。嗟夫！事之成虧興替，有數存乎其間，前日之所無，吾不得而知，今日之所有，吾不得而泯，今而後士君子以術道為重，堂壇日益以啟，棟宇日益以新，增其式廓，引之無窮，則知是祠之建，有關斯文之大，其於謀始舉廢，識之可也。耀丞總紳命之記，不得辭，且不自量，僭數語以質焉已。清烈秀才武思薰沐謹記
嗣德二十六年歲在癸酉（1873）仲春吉日

第三組皆為 1873 年時豎立刻寫的碑石，除了上述曾於第一組第十面四岐社的「重修碑記」屬 1902 年代，在十面中屬於時代最晚的一組。清烈社文祠在此年有一碑三面文字，而清烈社文址有一方碑銘文字的記存。「百福增隆」碑「皇朝景興貳拾陸年歲在乙酉仲夏穀日」的「乙酉」當為「癸酉」，但文祉碑第一號的無題碑並未將「癸酉」寫成「乙酉」，應非避諱之故，當屬一時刻寫筆法或是拓印未清的原因。

中村文祠第二碑的三面拓片，較第二組中村文祠的第一碑晚了八年，一題名為「先賢碑記」，一題名為「先賢碑誌」，顯示兩碑皆為中村文祠的先賢奉祀。兩碑都以朱安為首位奉祀者，也都提及朱安的曾孫：朱廷寶。但兩碑在敘述刻寫上有所不同，1865 年第二組第一碑的文祠「先賢碑誌」前面有「第三位甲辰科進士中書監興書朱先生廷寶朱□□世祿」列名，第一碑的右面碑銘敘述中也有「先生左配朱進士□□，先生四世孫也」之提及，但朱廷寶人名夾雜在多人多事的文字記載中，整體而言未見特別尊崇。而第三組第二碑的內文，則可見到對於朱廷寶明顯的禮遇和推崇，「先賢碑記」前面僅列出兩位先賢人物，第一位是朱文貞公，第二位就是朱廷寶；「先賢碑誌」左面則有更詳細的兩人經歷說明。不過兩面碑銘對於朱廷寶的登科甲第：甲辰科第二甲，與目前僅能查見的文獻資料並不相同。阮保紹治元年（1841）書寫的〈陳司業朱文貞先生行狀〉有：「曾孫廷寶登黎洪德十五年甲辰科第三甲同進士出身。奉北還，尋卒。嗣後未有聞者。」⁵⁸故兩者有第二甲和第三甲之差誤。因為兩面碑銘在第二甲的「二」字後似有所空格，且二橫筆劃較短，可再加上一長橫，在未能查見其它資料之前，先以第三甲判別，在碑銘內容中以（）註明。

⁵⁷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2 集，編號 702，頁 705。

⁵⁸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4 月），頁 152。

再來，針對第二組的「皇朝乙丑」碑和第三組文祉第一號的無題碑，這兩面內容的時間問題和文祠興建狀況，進行清烈社文祠興建始末的分析推究。「皇朝乙丑」碑內容指出嗣德的甲子（1864）年時，清烈社秀才武輝耀等人，因為原文祠在圓潭旁的地狹處，故遷祠到爽塏新址，重建新祠。正中有瓦的祠舍奉朱安先賢，左右兩廡分別奉祀朱安的四世孫朱進士和陳進士先賢，此碑署名為己酉科（1849）按察使題寫。而第三組的「無題碑」碑後署名的清烈秀才武思，應為上述的清烈秀才武輝耀無誤，碑銘文字有「遂為總社合祀之所起嗣德壬申季（1872）冬，逾旬工竣」，與「嗣德二十六年歲在癸酉（1873）仲春吉日」文後時間標註相符。兩碑內容就時間順序上，並無衝突，問題出在「皇朝乙丑」碑的碑題時間上。乙丑是 1865 年，「皇朝乙丑」的拓印碑址碑次題寫是文祠前第一碑之右面，與第二組的「先賢碑誌」第一碑前的題寫時間乙丑年（1865）符合，但碑文內容卻為嗣德壬申年（1872）的文祠工程修竣事。如此一來，就會產生碑題為 1865 年，碑文內容卻述及 1872 年的時間衝突。

推測這種碑題和內文時間標示不一致的原因，當與越南碑刻不時有先豎立石碑，再刻寫內容的情形；或有在舊碑石上，再行追刻以記後事的情況。例如清化省東山縣安穰社銳村黎郡公祠的碑銘⁵⁹，此面碑銘最後署名標註的時間是壬寅年（1782 年），但碑銘內容卻涉及 1782 年以後的史事，包括黎忠義癸卯年（1783）為清華鎮守、乙巳年（1785 年）為大司空職，還有丙午年（1786 年）為興化鎮守，以及最後討伐西山阮有整戰前敗死的事蹟。因為觀察拓印文字，其書寫較編號其它面碑銘低二到四字，且字跡稍有差異，故可判斷當屬後來再追加銘刻上去的後事記載。⁶⁰由此可見，越南碑銘的日後加刻情形並不罕見。

本文編號 702 的「無題」碑⁶¹，在碑址上有「文祉」一詞。解讀其內容文字皆述及清烈社的興建文祠事，如「總祠之有無」、「捐貲營為總祠」、「則知是祠之建」等。或許由「吾清烈總文祠址在焉」之「祠址」語詞，演變成碑址的「文祉」，故判斷確實並非文址而屬文祠。

伍、結語

總結越南筆記文集和《漢喃銘文拓片總集》的文獻資料，青池縣清烈總的文祠文址數量，有龔黃社祠、義典社文典鄉祠、鳳凰山祠三座朱安專祠，供奉朱安為主神的中村文祠一座，四岐社寺左的文址一座，共計五座，足見當地對於朱文的崇敬態度。除了上述文獻，尚有完成於十九世紀末的越南地理學古籍《同慶地輿誌》對於朱安的專祠有所提及，如：常信府清池縣的名勝有「鬻宮朱大儒祠」⁶²，南策府、至靈縣、傑特社有「朱文貞公祠」⁶³，海陽省的祠廟中有「朱文貞公祠」⁶⁴等等，越南其它府縣也有多處朱安專祠，或是地方文祠中以朱安為主祀。其中至靈縣、傑特社的「朱文貞公祠」介紹：

⁵⁹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1 集，頁 306，編號 303。

⁶⁰ 以上說明可參見筆者〈越南黎忠義「生祠」及「後神」碑銘研究〉（《東吳中文學報》，第 26 期，頁 121-160），頁 132-133。

⁶¹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2 集，頁 705。

⁶² 《同慶地輿誌》（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 537），頁 59。

⁶³ 《同慶地輿誌》（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 537），頁 191。

⁶⁴ 《同慶地輿誌》（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 537），頁 172。

傑特社奉祀。公陳朝進士，河內人。既第，上七疏，不報。掛冠隱居鳳凰山。黎景興海陽憲察使黎亶璧即其故宅修祠，立石。明命十八年準從祀文廟。紹治元年，海陽按察使阮攸因故址修葺（葺），置祀田祀器，餘詳《河內省志》⁶⁵

此處提及的阮攸，令人聯想到越南著名的詩人阮攸（1765-1820），即《翹傳》作者⁶⁶。但就時間推究，此位阮攸在紹治年之前早已去世，且根據《大南正編列傳初編》⁶⁷的記錄，阮攸並無任職海陽按察使的經歷，唯曾授任常信知府，這點與常信府確實有著地緣關係，或許也因此地緣關係，而有「阮攸因故址修葺（葺）」之說流傳於常信府地方。推究當時海陽按察使當屬阮保無疑，因為從《國朝鄉科錄》明命甲午年有「阮保」登科記載，其下雖僅記「政廉。武仙順安，官知縣」⁶⁸就科舉和任官時間推估，應為此位阮保。而《人物志》有四處文字皆稱海陽按察使為阮保，並無任何提及阮攸的文字，當可斷定《同慶地輿誌》的記載有誤。

與朱文貞公有關的神話傳說，可見《桑滄偶錄》一段蛟龍報師恩的故事記載：朱文貞公於龔黃授業時，收了兩位水神門生。當地發生旱災時，朱文貞公要求二蛟龍違逆上帝旨意擅自行雨，結果造成二蛟龍雙雙遭到斬首的下場。後來朱文貞收瘞二龍屍體，並稱此塚為「蛟墳」⁶⁹。《人物志》附錄中亦對此事有所記載⁷⁰。這則故事塑造出朱文貞公的堅毅不凡形象，不僅能慧眼視破蛟龍的真實身份，又能為民請命，力勸蛟龍犧牲小我，造福百姓，違抗天命而行雨降霖。所以朱文貞公的慈悲關愛，後來成為地方福神的奉祀主因，故此靈異事蹟，成了鄉里推崇朱文的造神傳說。當然，兩位蛟龍學子的勤學好問、善良心腸、遵從師意，也是越南士人對於尊師重道精神的儒學實踐方式。⁷¹

越南後碑類型的碑銘，其內容對於後神所進獻的金錢或田地必定詳細列出，而村社每年必須準備的香火物品和供拜儀式也必定一一明列，例如黎郡公祠碑銘所記載的十村奉祀內容，包括：村民聯署名單、黎忠義寄付奉祀金額和後神田數量、其它賜贈物品，以及第一二年忌日、正月、二月節和九月嘗先節的供祭物品項目等，無一不詳細明列。⁷²或是如定和公主寢墳前的一方兩面碑銘，有「公主因思為善後計，捐貲產置祀田交二社民，以為他日祠堂香火之奉。」的捐貲說明，並詳列生卒年指出「代嗣子奉監守祠堂土園壹所五畝肆蒿玖尺，並買田在□化處五畝錢玖百貫」及「將□土園五分，內肆分付僧歲時奉供三寶，內壹分附祠堂香火，其全年諸禮節另具□詞，及祠□碑記後面 上下貳社奉監守田並錢金五千壹百貫，內貳千柒百貫買田貳拾畝」「下驅踏貳所，付僧歲時奉供靈山東禪寺內貳十□百貫□，貳社需辦□事，另具囑詞及列在祠堂碑記後面」⁷³等種種祭祀儀式規模的安排。至少也如阮氏好「立生祠後碑」對於奉祀時間有所要求「於是本社官員，上下胥相會論，推尊令婦阮氏好號清貴，為生後神，預立生祠碑記，期以百歲之後，四時祭祀，配享于大王之後，及忌臘如儀有

⁶⁵ 《同慶地輿誌》（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 537），頁 194。

⁶⁶ 有關越南阮攸《金雲翹傳》之相關研究，可參見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臺北市：里仁書局，民 90.12），頁 55-102。

⁶⁷ 越·《大南正編列傳初編》，R. 612·NLVNPf-0137-05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http://lib.nomfoundation.org/>。卷二十，頁八左-九左。

⁶⁸ 越·《國朝鄉科錄》，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卷二，明命甲午（1834），頁九左。

⁶⁹ 越·范廷琥、阮案，許端容校點，《桑滄偶錄》下冊（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 7，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4 月），頁 189-190。

⁷⁰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 年 4 月），頁 153。

⁷¹ 相關研究可參考林珊奴〈越南的蛟龍故事類型及內涵探究〉（成大中文學報，第 26 期，2009.10，頁 147-172），頁 162。

⁷²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 冊第 1 集，頁 302-311，編號 299-308。

⁷³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第 14 冊第 1 集，頁 470，編號 13464b。

以報令婦之厚恩大德也」⁷⁴屬於明確具體的祭祀安排說明。此類碑銘在越南立後風俗中有如「推舉詞」或「保後單」之契約，由村社多人聯合署名以為保證，約定鄉里日後必定奉行的祭祀規定，藉立碑以奉行不悖、傳世不朽。

反觀青池縣這十面先賢奉祀碑銘對於文址、文祠的祭祀儀式和等級規模，並無任何說明。從阮德全在越南又安省的鄉約介紹中，針對「文址的孔聖與先賢」，指出文址祭祀為鄉社中的重要大事⁷⁵，所以鄉約中皆會明確書寫地方人士應該如何維護和祭拜文祠，當為鄉里共同遵守奉行的公眾事務。因此奉祀先賢已成鄉里進行地方貢拜儀式的基本程序，只要列於碑誌的人名，即屬受饗馨香的告祭對象，毋需特別說明列舉。根據梅園葭展對於先賢在越南鄉里的地位評論：「今之文祠，多從前俗，即如進士未補官或官在屬員，與一中科而督撫者，公門相遇，應所堂屬之禮；及在文祠，則進士位者督撫之上，亦有秀才以上，方預縣文祠，有官自至一二品而不由科目，及豪目總里職色，均不豫焉。其為區別不幾已甚乎。」⁷⁶無科舉功名的士人，無資格列名於文祠；而列名於文祠的士人，在鄉里地位比地方官員還高，潘繼炳也有幾近相同之言：「及在文祠，則進士位在督撫之上，亦有秀才以上，方得豫縣文祠。」⁷⁷足見文祠先賢們在越南確有一定尊隆的社會地位。

參考文獻

- 《同慶地輿誌》，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 A.537。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越南漢喃研究院出版，2005 年。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第 1194 冊。
 方仁榮(1990)，《景定嚴州續志》，卷三，〈學校〉，《宋元方志叢刊本》，中華書局。
 王三慶、陳益源主編(2007)。《2007 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樂學書局。
 王欽若(2003)，《冊府元龜》，卷八十六，〈赦宥〉五，中華書局。
 房偉(2014)，《文廟祀典及其社會功用—以從祀賢儒為中心的考察》，曲阜師範大學碩士論文，中國儒學史，導師：孔祥林、楊朝明。
 明·丘俊，《大學衍義補》，卷六十六，台灣：《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第 1229 冊，頁 248。
 明·嘉靖，《威縣志》，卷五，〈文事志〉。
 明·蔣冕，《湘皋集》，卷二十一，《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 44 冊。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
 林珊姘(2009)，〈越南的蛟龍故事類型及內涵探究〉，《成大中文學報》，第 26 期，頁 147-172。
 林珊姘(2013)，〈越南黎忠義「生祠」及「後神」碑銘研究〉，《東吳中文學報》，第 26 期，頁 121-160。
 耿慧玲(2005)，〈越南李朝的中官研究〉，《2004 年漢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斗六：雲林科技大學。
 康世昌校點(1987)，《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

⁷⁴ 《漢喃銘文拓片總集》，第 4 冊第 1 集，頁 215，編號 3219，「立生祠後碑」。

⁷⁵ 王三慶、陳益源主編(《2007 東亞漢文學與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樂學書局，2007 年 12 月。)，頁 459。

⁷⁶ 越·梅園葭展，《安南風俗冊》(越南維新戊申二年(1908)，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VHv.2665)，頁 9-10。

⁷⁷ 潘繼炳，《越南風俗》(越南：河內出版社，1999 年。)，頁 9。

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張玉娟(2009)，《明清時期鄉賢祠研究—以河南鄉賢祠為中心》，河南大學，中國古代史·明清史，碩士學位論文。

明·李之藻，《類宮禮樂疏》，《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北：商務印書館，第 651 冊。

清·錢大昕(1989)，《潛研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益源(2001)，《王翠翹故事研究》，臺北市：里仁書局。

越·《大南正編列傳初編》，R.612·NLVNPf-0137-05 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

<http://lib.nomfoundation.org/>。

越·《國朝鄉科錄》，漢喃古籍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

越·阮文原(2007)，〈越南銘文及鄉村碑文簡介〉，《成大中文學報》，第 17 期，頁 197-206。

越·范廷琥、阮案(1987)，許端容校點，《桑滄偶錄》下冊，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記小說類 7，台北：臺灣學生書局。

越·梅園鼓展，《安南風俗冊》，越南維新戊申二年（1908），漢喃研究院圖書館藏書，編號：VHv.2665。

越·潘繼炳(1999)，《越南風俗》，越南：河內出版社。

楊朝明(2013)，〈文廟祭祀及其教化功能〉，《儒學的理論與應用》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中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協會、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主辦，台灣大學中文系協辦。

趙克生(2005)，〈明代地方廟學中的鄉賢祠和名宦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第 1 期，頁 118~144。

魏峰(2008)，〈從先賢祠到鄉賢祠〉，《浙江社會科學》，第 9 期，頁 92-91。

羅超(2009)，《越南國子監文廟研究》，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附錄

（一）黎惟亶黎景興甲辰年（1784）〈山麓碑恭刻「朱文貞先生隱居處」八大字〉

我越醇儒，曰文貞朱先生，按陳史徵先生拜國子司業，授太子經。後上七斬疏不報，掛冠歸里，愛至靈山往居之，山所在不著。景興癸卯春，亶承乏海陽憲察使，晉謁行參從裴相公。公曰：『使君行部，於至靈之傑特社，訪文貞朱先生隱居處，刻石以誌之。』甲辰春，得其故居於山之麓，左麒麟、右鳳凰，七十二峰，遠近盤蔚，溪流徑其下，甘美可酌，悠悠然慨想先生之風，乃使人之東潮（縣名）討敬主山石為碑，恭刻八大字，樹之處而述其概如此。行參裴相公諱壁，登二甲進士，號存庵，清池盛烈人，與先生同縣云。後學賜乙未科第三甲同進士出身，海陽按察使北江香羅黎惟亶謹誌⁷⁸

（二）裴存庵〈龔黃祠石香臺刻文〉〈文典鄉祠碑記〉

1. 〈龔黃祠石香臺刻文〉（存庵裴相公謹撰）

「恭惟□夫子，醇乎理學，進以禮，退以義，出其門者，卓然明聖道而闢邪說，遺風餘韻，雖百世猶親炙之。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⁷⁹

2. 〈文典鄉祠碑記〉

「宇宙惟賴吾孔子之教，而萬世人紀立；故其祠特盛於國朝與諸路。而鄉賢之祀，社則有之，鄉賢服先聖之教者也。先聖不敢瀆，而尊祀鄉賢，即所以溯於先聖也。吾縣文典社初甚少文學，而每歲春秋，隨便設先聖位敬祭焉。景興癸亥以後，數十年間，鄉試中三場者七，而貢於鄉掇仕籍者二，於是設祠於蘇瀝江之北，定以中正壇，敬祀文貞公朱先生。……古者國若無先師，則祭鄰國之先師，朱先生為越甸儒尊，而吾清池之先輩也。……同縣定功屋盛烈存庵居士裴壁希章甫拜撰」⁸⁰

（三）阮審〈龔黃社祠碑記〉

「公姓朱，字曰安，清潭人。仕陳朝，歷四世，時又隱居至靈山，死後贈文貞公，從祀文廟，此其別祠焉，俗傳昔公講壇之所。累朝榮加登秩，至今祀為福神。舊有碑誌公事跡，但海籌堆疊，石篆刻平。茲奉祀鄉村，再祈撰述，後生忝預同縣，不敢以淺拙辭，謹拜手而序之。……公之靈祠，至靈之山，其終峙也……後學賜乙未科第三甲同進士出身義安道監察御史金鏤社阮公審書撰」⁸¹

⁷⁸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159。

⁷⁹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158。

⁸⁰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160-161。

⁸¹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159-160。

(四) 阮保紹治元年 (1841) 辛丑愛州阮保 〈陳司業朱文貞先生行狀〉〈朱文貞先行狀說〉〈鳳凰山祠志略引〉

1. 〈陳司業朱文貞先生行狀〉

「先生姓朱諱安。陳時清潭 (縣名, 今改青池, 屬河內之常信府。) 光烈 (社名) 文村人。性剛介, 清修苦節, 不求利達。好讀書, 學業精勤, 夫要以明聖道、闢邪說為務。所著有四書說約, 其書不傳, 而平生蘊積, 至今猶可罔象也。村與龔黃接壤 (龔黃, 社名), 乃於潭上大阜, 築書室, 前臨潭水, 有風浴泳歸之致。……明皇開泰年間, 先生以道學模楷, 徵拜國子司業, 授太子經。迨裕皇大治中, 逆豫怠政, 權臣多不法, 先生諫不聽, 乃上疏乞斬佞臣七人, 皆權幸者, (時號、七斬疏) 疏入寢不報, 遂掛冠歸回里, 因東遊抵至靈 (縣名) 愛傑 (社名) 山水之勝, (此山七十二峰盤蔚幽雅, 左曰麒麟山, 右曰鳳凰山, 鳳山嶺有甘泉湧出成壑, 掛山而下, 山腰水匯處, 名驚池, 佳美可酌, 又迴遠于山之麓。), 乃于麟山、鳳山間築室居之, 自號樵隱。……藝宗命官諭祭, 賜謚文貞公, 復賜號康節先生, 以況邵子, 詔從祀文廟右廡, 列之先儒, 自陳迄黎仍之, 偽西時始罷。……皇朝明命十八年丁酉, 禮部議定文廟祀典。再奉準定從祀左廡, 位列元儒趙子復之次, 陳黎諸儒先莫得此焉。……其鳳凰居隱室, 則黎季海陽憲察使北江進士黎惟亶, 以時宰裴存庵之意, 訪求其處得之, 立石刻『朱文貞先生隱居處』八字, 示傳後也。紹治辛丑愛州阮保承乏海陽按察使, 因商謀募貨 (賃), 即其故址, 建祠奉之, 寓景行也。而龔黃書室故處, 則青池建祠奉之, 黎以來不廢也。其屬義典 (社名) 於景興末, 亦設鄉祀奉先生專祀, 裴存庵為撰碑文云『謹狀時紹治元年 (1841) 辛丑重陽節, 後學中順大夫海陽按察使九真靖山阮保定甫薰沐拜述于廳堂之東軒。』」⁸²

2. 〈朱文貞先行狀說〉

「朱先生, 越甸儒宗也。……是故北江黎進士之海陽, 即囑令訪求先生隱處, 立石題誌……保幸逢時, 來守此土, 得親觀其所謂鳳山驚池者, ……紹治元年 (1841) 辛丑重陽節。中順大夫海陽按察使九真靖山阮保定甫謹書」⁸³

3. 〈鳳凰山祠志略引〉

「鳳凰山乃陳朝司業朱文貞公隱居處也。山在海陽省南策府至靈縣傑特社在清涼江里許一帶, 七十二峰盤蔚幽雅。……黎朝景興甲辰, 海陽按察使, 北江進士黎惟亶以時宰裴存庵之志, 訪得其處, 豎石刻『朱文貞先生隱居處』八大字以誌之, 而祠則未也。奉我皇朝明命二十一年庚子冬, 保承乏海陽按察, 紹治元年辛丑春, 詳訪朱先生隱居處, 恭閱石刻八大字, 及其題碑祠記。意裴黎諸前輩, 若有所俟於後人者歟。乃議即其故址, 建祠以祀之。祠成, 復買置祀田, 酌定祀儀, 交所在社民奉祀。……紹治元年 (1841) 辛丑重陽節, 海陽按察使阮保謹書」⁸⁴

(五) 葉春暄〈樵隱先生錄序〉

⁸² 康世昌校點, 《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 第一輯第六冊, 台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87年4月), 頁151-152。

⁸³ 康世昌校點, 《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 第一輯第六冊, 台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87年4月), 頁153-155。

⁸⁴ 康世昌校點, 《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 《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 第一輯第六冊, 台北: 臺灣學生書局, 1987年4月), 頁164-165。

「我越儒先從祀於文廟，自陳迄黎，至于今不廢者，惟先生一人而已。……紹治五年（1845）後學戊戌科副榜吏部掌印給事中葉春暄謹書」⁸⁵

（六）吳世榮〈鳳凰山祠碑記〉

「前哲令德之人，為民明質，必在祀典，古之道也。聖朝崇尚文廟，歷代諸儒之有德者，皆列左右。而有陳子朱子實與焉，煥乎躋哉。……卒賜謚文貞公，從祀文廟。文，德之表也；貞，德之正固也。」「近日北江黎憲察以時宰依存庵之命，堅石立誌，于今存焉。松疎桂深，春煦秋陰，遙睇近臨，動魄竦心。於是海陽按察使愛州阮定甫左式閭，仰止無斁，謀之同僚及所屬，即其處，營建為祠。」經六個月完成朱文貞祠，有行狀、書疏、詩選收藏於祠中。……曲江吳世榮令之記，用播刊石。……」⁸⁶

⁸⁵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152-153。

⁸⁶ 康世昌校點，《人物志》（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筆說小說類，第一輯第六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4月），頁161-163。

